

## 旧事

□卫鹤龄(河南平顶山)

旧事,就像是一沓尘封的旧照片,如若打开,内里藏了许许多多趣事。

我家在郊区农村,临近一个海拔几百米的小山,属于伏牛山系。小时候,家中有几棵果树。一棵枣树,一棵杏树,还有一棵柿子树。那棵枣树叫灵枣,大碗粗的树干,裂着纹,黑的皮,很是沧桑。不知道有几十年了,树高有一丈多,树冠能覆盖十几平方米。年来年去,总也茂盛,春末就洋洋洒洒开了花,米粒大小的金色小花让穷家金贵了些。那绿色,那弥漫的花香,让心情也变得舒坦了。枣不大,越接近成熟树枝压得越低。丰收了,有成就了,它却谦和了。它晒不了干枣,生吃甜得很,奶奶常拿它煮稀饭。果子有大小年之分,可在我的记忆里,这棵枣树没有小年,只有丰年。

那年月,几乎每家都有果树,或在自己的院子里,或在院子以外的沟沟坎坎,或许在山上,以杏树、柿树居多。集体也有桃园、梨园、苹果园、杏园。这些成熟在不同季节的果树,给贫时的小伙伴增添了许多乐趣。杏花、桃花开得早,杏花粉白,桃花粉红,朝霞一般。那时,最大的心愿就是果子成熟,好解馋。村里的园子有人看护,小伙伴们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漫山遍野的果树上。杏梨离成熟还远就淘气着摘,咬上一口,酸得直挤眼。生的杏,吃了外面的肉,剩下里面白色的核,就拿在手里把玩,核慢慢由白色变成了微黄还不舍得丢。

收麦的季节,一些杏就熟了,老农叫它麦黄杏。农村盖房取石头,取过后留下的石头坑,里面都是清澈的水,那是夏季的雨水。天热的时间,我们几乎每天都去洗澡,洗完澡就去摘杏。那时的杏树很高大,低一些的摘完后,我们就用小石头“冲”,熟杏纷纷落下,伙伴们拼命地去捡。

时鲜的果子成熟后,自家也吃不了,就拿到城里卖一些,贴补家用。最受不了的是和爷爷去赶集,记不起是什么时候起的床,黑咕隆咚地走,深一脚浅一脚,只有眨巴眼的星星与我们做伴,走到集上天才刚刚放亮。那时运输工具都是架子车,坑坑洼洼的路,十几里的路程吧,爷俩走几个小时,我拉他推,或是他拉我推。想来那时我有七八岁的样子,瞌睡大,总觉得走着路还闭着眼呢,难受得像掉了脑袋。

我们距市区也不远,离煤矿也就十几里路。可烧火做饭的燃料,只能随季节而变化。麦收之后,麦秸秆归集体了,集体喂的有牛呀,一年四季的饲料就有了着落。一家一户烧啥呀?记得犁麦田时,去到地里拾麦茬(就是麦根)。秋收后,就到田里拾大豆地里的豆叶,拾玉米田里犁过后的玉米挖瘩(就是玉米根)。深秋季节,就拿个篮子去树下“秋风扫落叶”。霜降后,无论枣树叶、梨树叶还是柿树叶,都变了颜色,煞是好看。那时,最愿意去柿树下扫叶子。红色的柿树叶,叶片大而厚实,一会儿就收拾一篮子。

冬天时,也偶尔能烧些煤,那煤来之不易。在小村子东面几百米的地方,有一条小铁路,这条铁路只为舞阳钢铁公司服务,煤运进公司,制造的钢铁运出去。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站,火车做短暂停留时,总在这里卸卸煤渣。卸的煤渣总有一些烧不透的黑煤炭,当火车开动后,小伙伴们一哄而上,捡一些煤炭回去,应一时之急。

童年的我是简单的,充满了乐趣,那时虽然穷,却是快乐的。四十年过去了,沉淀的故事,仿佛还在昨天,如陈年老酒,越陈越香。



## 冬至到 吃水餃

□曾海波(湖北孝感)

饺子,外观像银元宝,带着吉祥如意。立冬要吃饺子,冬至、新年更要吃饺子。

锅贴叫烧饺,蒸熟的叫蒸饺,下到水里头的叫水餃。我爱吃的饺子有三种,一种是肉馅的,取五花精肉,拌着切成细丁的白菜心和芹菜;另一种是素馅的,馅里不含肉,用豆腐粉条蔬菜做馅;还有一种鱼肉饺子,除刺剔细,剥的时候加鸡蛋和五花肉,加点韭菜调味,松软可口,是我们水乡的一大特色。

饺子不管是与鱼肉相配,还是与虾仁鸡蛋为伍,包成饺子之后,就如同一个并不出色的女子,梳妆打扮好了,越看越美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家里某种菜买多了,吃不完,都可以包饺子——韭菜、荠菜、茄子、豆角可以,南瓜、冬瓜、黄瓜、西红柿各种瓜类也行,还有酸菜、泡菜、咸菜,豆腐、腐乳,各种肉类,鱼类、海鲜类,只要是能吃的,都能包成饺子。

母亲爱包花边饺子,“葵花”状、“兔子”状,像魔术师一样,面皮和馅到她手里,瞬间就栩栩如生。母亲擀的饺子面软硬适中,皮很薄,从皮的这面就能看到皮的那面。

做饺子很费事,心情愉快才能做好,才能体会那份喜悦。做馅要精细,肉和各种蔬菜都得剁得很碎,该焯的焯,该挤汁的挤汁。做饺子是调味的艺术,更是舞弄面食的艺术。做不同的饺子馅就有不同的方法。

我能做红黄绿三种颜色的饺子。用西红柿的水汁和面能包出红色饺子;用蛋黄和面就能包出黄色饺子;把菠菜熬出汤汁,用绿色的汤汁和面,能包出绿色饺子。桌上五颜六色的饺子和许多菜肴摆在一起,吃在嘴里,美在心头。

锅里的水煮开了,把饺子“哗啦啦”下进去,翻滚在水里的饺子,晶莹剔透,好不可爱。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,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饺子,双筷夹住,放在醋碟里一蘸,把一整年的收获与喜悦、来年的梦想与祝福都吃下去,咬皮、尝馅,浓香四溢;细细地闻,轻轻地品,幸福感油然而生,产生一种温馨的磁场。沸开的水,滚进丰实的“祝福”,把新年的期盼吃到心窝里……

## 父亲的眼泪

□孙志昌(山东高唐)

一直以来,父亲在我心里一直是坚强的形象,是家里的顶梁柱,父亲是我一生的骄傲。

最近,我有时会心慌,还伴有心痛、胸闷。我咨询医生,医生说吃点丹参滴丸就行。我听从了医生的建议,吃药后,感觉好多了。也就不再注意,淡化了许多。

这天,我陪母亲去省医院看病,挂号,排队,在走廊里等着叫号。看病的人很多,我和母亲坐在走廊的椅子上,等待着。等了大约半个小时,或许是空气不好,或许是太吵了,我感觉心脏不舒服,有点闷,于是就躲着母亲,拿出速效救心丸,含在嘴里三粒,生怕她看到担心我。

第二天,我回爸妈家,想问问母亲吃药了吗?有什么感觉?我还没问,父亲就一脸严肃地说:“你来得正好,你不来,我还要给你打电话。”

我见父亲一脸的严肃,忙说:“什么事啊,爸?”

父亲也不回答我,说:“你坐下,我给你说件事。”

我不知道父亲要给我说什么。我不安地坐在沙发上,看着父亲。

父亲坐在椅子上,说:“今天,我说说你的身体。”父亲话一出,我心踏实了。

父亲问我是不是心脏不好?从我这里得到准确的答案后,父亲说:“心脏不舒服,抓紧时间去看,该检查就检查,别大意,心脏如果停止了工作,你知道会怎样。你是老大,家庭你有责任,你的家你也有责任,你要知道这些责任,就要把身体保养好。不能有任何的闪失。以后家里有什么事情,尽量不找你,把你自己的事情安排好就行,抽时间早点去检查一下。”

父亲一股脑把话说完。我一听,心里就抵触,语气就有点生硬。我说:“检查什么,也没什么,再说,检查了也是吃这些药,真有问题,还要做手术。我知道怎么做,你们别管我了,只要你们的身体好好的,就行了。”

父亲说:“你说得怪轻巧,你不舒服,我们能好吗?”父亲说着,哽咽了,流泪了。我一时心里如同塞进了东西,嗓子发黏,说不出话来。父亲哑着嗓子说着,我已听不清父亲说的什么。我知道,父亲牵挂我,疼我,他不容许我有半点闪失。

瞬间,我读懂了父亲的眼泪。我明白了,已容不得我任性,因我是父母的牵挂,是一个小家的支柱,我必须让自己好起来,才会给父母带来欢乐,为家庭尽一分力。